

## 地瓜啊地瓜

地瓜是一个不英俊的男人,这年头,不英俊也不是什么缺点,想想,大家都是凡人,凡人还想要多潇洒?就说现在的影视明星吧,都是百里挑一的,但真正英俊的该有几个?地瓜这样一想,也就把自己不英俊不当回事了,况且还有了一点沾沾自喜。当然地瓜有他的理由,那就是他家境好。地瓜的爹是东边一个小煤矿的矿长,管着三百多号人呢。所以地瓜不英俊也没什么了。

所以地瓜能理直气壮地看上谷儿。谷儿是前庄上李家的闺女,长得好,要多俊有多俊,仙女一样的。就是家里穷,一穷,俊就不值钱了。

地瓜喜欢谷儿,是真喜欢。都害了相思病。地瓜的爹知道了,先骂儿子一句没出息。骂了之后儿子还没振作。还是想谷儿。地瓜的爹大手一挥。地瓜的爹喜挥手。地瓜的爹挥手很有风度,伟人似的。地瓜的爹说不就是喜欢个人吗?又不上天摘星星,好办,找人说说就是了。

就找人说了。谷儿开始是不愿意的,谷儿没看上地瓜,你看他那个形象,是标准的“地瓜”呢!可爹愿意,娘愿意。谷儿没辙了。爹说,妮,俊不能当饭吃。娘说,妮,人不能光看丑俊。女人找男人,要看他能不能养活你。娘看谷儿低了头,就叹了口气,妮,看男人要看他对你真不真。

和地瓜接触了几次,谷儿知道地瓜是一门心思地喜欢他。谷儿的心就哆嗦了。就在心里骂地瓜,你混呀,你真是混到顶了呀!爹娘收了人家的东西,让谷儿拿主意,表个态,给地瓜家个态度,谷儿就流泪了。谷儿就把自己关屋里三天,三天里,谷儿流了两水桶的泪。

后来谷儿开门了。谷儿的两个眼睛得像铃铛。谷儿望着娘说,娘,我亏呀!

娘也知道亏。就这么俊的闺女怎能不亏呢?可娘不能说亏。她知道她一说亏女儿就真亏了。娘说,妮,有些东西是注定的。是命啊!

谷儿知道娘说的不是真话。可娘这么说了,谷儿明白,是命就只有认了。谁能逃脱命运的安排呢?这样一想,谷儿心平了不少。

谷儿就嫁给了地瓜。出嫁那天,谷儿见那个人站在村口树一样地望。车子走了,那人在后面跟。跟着跟着,那人就小了。就没影了。可在谷儿心里,那人却越来越清晰。谷儿想这样不好,这样的日子,心里装两个男人,不好。谷儿想甩掉那人,就狠劲地甩头。可那人却粘上似的,怎么也甩不掉,谷儿就狠狠地骂了,冤家呀冤家呀!

地瓜很高兴。地瓜如愿以偿。地瓜觉得他真是世上最最幸福的人了。这么俊的谷儿都是我的媳妇了,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?我真是幸福死了!

地瓜就一心一意地爱谷儿。死心塌地的爱,爱得很瓷实。地瓜知道,谷儿是个好女人,肯嫁给他的绝对是好女人,不是好女人能让他娶吗?做梦去吧!地瓜没有做梦,说娶就娶来了。地瓜想,有这么个好女人不爱那才是傻瓜呢!地瓜不是傻瓜,所以地瓜爱谷儿爱得很忠心。

开始的时候,谷儿感到很新奇。虽说亏点,但有这么个男人爱着,爱得这么一尘不染,谷儿也就觉得还不算多亏。再说生活上有了大变化,从前是穷日子,现在日子不穷了。心里就想过到这样,这多亏嫁了地瓜。谷儿就觉得亏也亏不到哪里去。

那时谷儿就把那人稍稍忘了。也没全忘,忘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。当然有时谷儿也把那个人像六月晒衣服一样翻拨出来,翻拨出来和地瓜比较。一比较谷儿就觉得地瓜真是“地瓜”,一点也不像那个人。地瓜不知道这些。地瓜不是谷儿肚里的虫虫。地瓜过得很怨。看地瓜那神情,真像过上了共产主义社会。真是美好的生活啊!

俗语说花无百日红。俗语说月有阴晴圆缺。俗语说人不能总在浪尖上。……说这些话无非想说:地瓜的爹出事了。说准确一点,是小煤矿出事了。地瓜的爹是矿长,是法人代表。

是塌方。死了十二个人。人命关天,这不是小事。地瓜的爹也不挥手了。地瓜的爹葬了,头勾着了。

地瓜家一落千丈。可地瓜还是那样爱谷儿,爱得比从前更厉害了,内里有了一些巴结的味道。谷儿让干啥,地瓜就屁颠屁颠地干,显得很下贱,很没男人味。谷儿有些看不起,谷儿想,地瓜,你是男人呢!这个时候,谷儿才明白,地瓜的腰杆是他爹撑起来的,他爹倒了,他也就塌了。

谷儿就又想起了从前。想想从前,再看看地瓜,谷儿知道亏了,真亏了!

谷儿就又见到那个人。那个人叫高粱。高粱现在变了,几年工夫,高粱已成了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。高粱说,谷儿,我不服呀,我真的不服。为什么我不能娶你。那天我跟着你,看着你进了那个人的家里。我的心都碎了呀谷儿。

谷儿没有做声。谷儿心里颤颤的,很难受。谷儿不知道她该说什么。但有一样谷儿做得

很好,就是把该外流的泪往里流了,流心里去了。

高粱说,我就压着一口气,我想,我一定要让自己行。我受了很多苦,流了很多的泪,吃了别人很多的白眼,目的就是让自己行。谷儿,这些罪我没白受。

谷儿知道高粱在平静里望着她。谷儿的心就酥了,雪一样的说化就化了。谷儿明白高粱眼神里的东西。明白了高粱为什么到如今还没成家。

高粱说,谷儿,谁也代替不了你呀!谷儿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。谷儿说高粱,你太傻了呀,你太傻了!

高粱上前给谷儿拭去了泪,像从前一样,然后轻轻地拥了我。高粱说谷儿,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。我很清醒。很清醒。

地瓜不是“芋头”。地瓜什么都知道了。地瓜就真的呆成“地瓜”了。

谷儿平静地说,我考虑很久了,地瓜,咱离了吧,我不能一个人心里装着两个人。那样,我太苦,也太累。

地瓜说,谷儿,我是全心全意爱你,一点杂质也没有呀!

谷儿说,我知道。地瓜说,我这样爱你,你还往心里装别人,谷儿,我真想不明白。

谷儿说地瓜,我知道你对我好,可我就是控制不住,我还要爱别人。

地瓜说,谷儿,只要你不离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咱们还是在一起过日子,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

谷儿摇摇头。谷儿说地瓜,咱那是自己骗自己,还是离吧,对你好,对我也好。

地瓜说谷儿,我不和你离,你要和那个人好就好吧,只要你别和我离。地瓜说,我常听上岁数的人说,每个人都是来世上做一件事的。谷儿,我来到这个世界也许是专门来爱你的,谷儿,我离不开你呀!说到这里,地瓜腿一软,给谷儿跪下了。

谷儿知道自己的心要软。谷儿想不能软,一软,就走从前的路了。一软,她还得亏,她不能再亏了。谷儿没扶地瓜,走开了。

地瓜流了很多泪,女人似的,有两水桶。地瓜流泪的时候发觉,谷儿铁心了。女人一铁心,八头牛也拉不回,别说他一个地瓜了。

地瓜对着谷儿的背景说,谷儿呀。谷儿呀我的谷儿呀……

谷儿回到家,是三天后的黄昏。三天了,什么事都会想清的。谷儿想,地瓜一定知道自

□ 阎凡利

己该如何做。

此时的地瓜已消瘦地面目全非。

地瓜问一定离吗?

谷儿说一定离。

地瓜像泄了气的猪尿泡,霎时就焉了。地瓜说谷儿,从咱们结婚的那天起,我就怕这天。我知道你亏。你嫁了我你就觉得亏。没想到这天来的这么早。

谷儿没有言语。

地瓜说,谷儿,我想好了。我什么都想好了,是我的就是我的,不是我的永远不是我的。

谷儿明白地瓜话里的意思了。

地瓜接着说,谷儿,我不能接受你和别人在一起。那样,还不如杀了我。不如让我死了呢!

谷儿不明白地瓜为什么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。谷儿知道地瓜心里难受。

谷儿不忍心看到地瓜这样,就转身给地瓜倒了一杯水,又加了糖。可在此时,谷儿听到身后扑腾一声。回头看时,地瓜滚在地上,一股子药味弥漫开来。是巨毒农药。

地瓜喝了农药。一瓶子地瓜喝了半瓶子多。

谷儿说地瓜呀地瓜,你为什么耍这么做呢?

地瓜说,我说过的,我活着是来爱你的。你走了,我也该走了。

谷儿说,你不该这样啊!地瓜,你不该这样啊!

地瓜说,谷儿,这几天,我什么都想了。我爱你爱的自私。真的,我不愿想象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样子。可你亏。你终于得走。谷儿,我选了这条路,对你,对我,都好。

谷儿说,地瓜,你太小心眼了!

地瓜说,谷儿啊,我的谷儿呀……

谷儿的泪汨汨地流了出来,湿了眼,湿了脸,湿了她整个人。

地瓜走了。一想起地瓜的走,谷儿的心就哆嗦。高粱劝谷儿,说谷儿,过去的就过去了,活着,就该向前看。

谷儿说,高粱,我办不到呀办不到。

高粱说,谷儿,那样,你可要苦一辈子了。

谷儿长叹一口气说,高粱,我不苦。说着谷儿的泪又滚了出来。

高粱望着谷儿,想用臂膀去拥她,可谷儿躲了。高粱说谷儿,你不能再亏自己了。

谷儿说,明明是亏。那时觉得自己亏死了。现在,我才明白,我不亏。地瓜亏呀!

高粱听明白了。

□ 张勇

## 理发



黄老师来宝根的理发店的时候,宝根正在给一个小女孩剪着韩式平刘海。

多年不见,黄老师苍老了许多。他胡子拉碴,嘴巴明显歪,右手紧紧地贴在小腹上,右腿划着圈儿一瘸一瘸地走,不用问,这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。当他吃力地推门的时候,宝根才停下手里的活迎过去。

宝根显得很热情,说,哎呀,黄老师是你呀,没想到你会来这里。

黄老师说,早就听说你开理发店了,还挺有名呢,今天专门来的。

宝根说,你咋得了这病?他说,这病,哎……别提了……

宝根扶住他,说,快,屋里坐。

哎,哎……他一步步挪进了屋里,显得很艰难。

黄老师曾经是小学民办教师。他教学很粗鲁,宝根曾挨了他不少骂,也挨了不少打,骂得凶,打得也很。宝根最不喜欢他。那年,他把一个学生的胳膊打断了,家长一气之下告到县教育局,最后学校把他给辞退了。

宝根继续给小女孩剪刘海。小女孩叫娜娜,十七、八岁,穿得一尘不染,长得俊俏漂亮。黄老师环视了一下理发店之后,就坐在椅子上翻看着

一本旧杂志。他穿的鸭绒袄很脏很臃肿,那只不过听使唤的右脚上穿的鞋子也破了。身上散发出浓浓的汗臭味,充满了屋里的角落角落。娜娜揉了揉鼻子,显然也闻到了。

宝根问,你怎么到镇上来了?

他说,有事,顺便让你给我理理发。

哦,哦,行,行……宝根舌头像短了一截。

娜娜剪完了刘海更显得漂亮了,就像一位高傲的小公主。娜娜给了钱,就走出了发屋。她的身影跟脸蛋一样的漂亮。

宝根说,给你理一理吧?黄老师说,你休息一下吧?

宝根说,不用,给你理吧,你还有事。

其实宝根只想理完发让他赶快走,他邋邋遑遑的样子会影响了理发店的生意。

他的头发已经盖住半个耳朵,灰不拉几,就像一蓬秋天的枯草。冲下来的洗头水像炭泥一样黑,汗臭味更浓重,宝根一直屏住呼吸。宝根用了一块擦过桌子的旧毛巾给他擦头擦脸,围了一块漂亮头发时用的旧围布,他似乎并不在意,丝毫没有当年的古怪,温顺地听着宝根的指挥。

干理发时间不短了吧?

七年。理发倒是个好手艺。

嗯……

宝根回答的很简洁,一阵寒暄之后都无语了。宝根给他理发时看上去很麻利,剪刀发出噼里喀喳的声响,花白的头发像雨一样急促地落下来。剪完头就刮脸。他的脸很脏,每刮一刀,刀刃上就会刮出一个长长的黑泥条。鼻须很长,宝根剪的时候,觉得有股东西在向喉咙涌,最终没有涌上来。最后,宝根给他简单地搽了些滋润霜,省略了捏捏搓搓的按摩程序。啪,宝根拍了一下手,宣告理发结束了。镜子里,他俨然精神了许多,他抹了一把脸,说,不错,理的不错。

他慢慢地走下椅子,说,我该走了,我还有事,哦,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?

宝根说了三遍他才记住。记住了手机号码,他又拍拍宝根的肩,说,麻烦你了,我走了。

宝根说,不麻烦,我送你……

我早料到不会给钱,纯粹是个庄户刁。送走了黄老师,宝根回到理发店里就气直骂,感觉给他理发就像割地赔款一样吃了亏。

过了一会,宝根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打开显示:钱放在杂志下面,请收好。老黄。

拿起旧杂志,下面果然躺着一张皱皱巴巴的10元钱,宝根的嘴巴张了半天:这钱,我该不该要?

□ 阎祥彬

事呢?

娘说:妮,你还是小心点好,不然到时,吃亏的可是你!

丽说:我知道了,娘!

有一天,丽看华的手机,发现里面有暧昧的聊天内容,眼泪就流出来。她从浴室里出来的华一个大嘴巴子,指着手机问:说,这是咋回事!华被打懵了,他接过手机看了看:嗷,这个发错人了,你不要疑神疑鬼!

华为了证明自己,接着打了那个电话的号码,号码那边女的说,不好意思,真的发错了。

丽就原谅了华。

华回家的次数更少了,这次丽就不在相信华了,每次华回家来也就有了口角战。

华就跟丽坦白了:对不起,我外面真有女人了!

丽不相信,她真的不相信,她两眼圆圆地盯着华,问:真的?

华点了点头。华说:她叫婷婷,长得很漂亮很年轻,婷婷很爱我,我也很爱她……

丽的眼睛成了两眼泉。丽何尝不知道他再外面有女人,她是想让华自觉地给断了,可没想到,华说也很爱那个叫婷婷的女人。

丽现在出奇的冷静,她擦了擦泪说:你,你,你打算怎么办?

华哎了叹了口气:离吧!趁现在你还年轻,我也不耽误你!

丽说:你怎么说的出口!

华说:你我夫妻这么多年,我不是无情的

# 排队等候不喧哗

# 文明举止人人夸

## 杨周·文学

### ——小小说

